

閑
微
草
堂

紀曉嵐著

第一冊

進步書
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同治

元年

正月

朔

日

庚子

年

正月

朔

清紀曉嵐著

閱微草堂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閱微草堂提要

文達著述不多自言一生精力專注於四庫全書提要而以其餘力成閱微草堂筆記一書雖談狐說鬼不脫舊時迷信之慣習而結構謹嚴論斷精切每事下一評語說理之確衡情之當措詞之典雅簡賅能于聊齋外別樹一幟後有作者難乎為繼矣

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夫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致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水瀉地顆顆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道無不在焉文其道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為六經固道所寄矣降而為列朝之史降而為諸子之書降而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說似難無與於道然漢書藝文志列為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乃荒誕悖妄雖非近於正道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益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譚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嬾於攷索乃採掇異聞特作筆記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倣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黎藁屢鐫久而不厭足見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訛悞實多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夙從先生游嘗刻此本先生頗以為知言乃附跋於後邇來版更漫漶乃請先生合五書為一編而仍各存其原著並手校不憚煩勞檢視一過伏行摹印雖先生之著

作不必藉此刻以傳而攷古參詳者亦可得此而深思焉是為序

庚申季秋之吉門人盛時彥謹誌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閱二

卷一

樂陽消夏錄一

計七十四則

卷二

樂陽消夏錄二

計七十四則

卷三

樂陽消夏錄三

計七十四則

卷四

樂陽消夏錄四

計五十則

卷五

樂陽消夏錄五

計五十五則

卷六

樂陽消夏錄六

計四十八則

卷七

如是我聞一

計六十三則

卷八

如是我聞二

計五十九則

卷九

如是我聞三

計七十一則

卷十

如是我聞四

計六十一則

卷十一

槐西雜志一

計七十六則

卷十二

槐西雜志二

計六十六則

卷十三

槐西雜志三

計八十一則

卷十四

槐西雜誌四

計六十一則

卷十五

姑妄聽之一

計五十八則

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計五十四則

卷十七

姑妄聽之三

計五十三則

卷十八

姑妄聽之四

計五十一則

卷十九

濼陽續錄一

計二十八則

卷二十

濼陽續錄二

計二十五則

卷二十一

濼陽續錄三

計二十四則

卷二十二

濼陽續錄四

計二十二則

卷二十三

濼陽續錄五

計二十六則

卷二十四

濼陽續錄六

計十九則

附九則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

觀弈道人撰

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祕籍。于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皮架而已。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卽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云爾。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猪。見鄰叟輒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叟初甚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世無不可解之冤。乃以善價贖得。送佛寺為長生猪。後再見之。弭耳暱就。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真。有巴西李愔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騏驥。豈伊本馴良。道力消其鷲。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無為多畏忌。可為此事作解也。

滄洲劉士玉孝廉。有書室。為狐所據。白晝與人對語。擲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盛陳人妖異路之理。忽檐際朗言曰。公為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母多言取困。董狼狽而歸。咄咄不怡者數日。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於對語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真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歛避。況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

狐是日即去。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東光李又聘先生。嘗至宛平相國廢園中。見廊下有詩二首。其一曰。颯颯西風吹破牖。蕭蕭秋草滿空庭。月光穿漏飛簷角。照見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疎星幾點明。銀河時有半雲行。憑闌坐聽譙樓鼓。數到連敲第五聲。墨痕慘淡殆不類人書。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夢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夢

閨四

人贈一扇。上有三絕句曰。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內並馬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金屈戌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蕭鼓冬冬。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涼州。春風豆蔻知多少。併作秋江一段愁。語多難解。後亦卒無徵驗。莫明其故。

平定王孝廉執信。嘗隨父宦榆林。夜宿野寺經閣下。聞閣上有人絮語。似是論詩。竊訝此間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諦聽之。終不甚了了。後語聲漸出閣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彥謙詩格不高。然禾麻地發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故是佳句。其二曰。僕嘗有句云。陰磧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非親至關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沈邊氣無情碧。河帶寒聲亘古秋。自謂頗肖邊城日暮之狀。相與吟賞者久之。寺鐘忽動。乃寂無聲。天曉起視。則烏鎗塵封。山沈邊氣一聯。後於任總鎮遺稿見之。總鎮名舉出師金川時。百戰陣沒者也。陰磧一聯。終不知為誰語。即其精靈常在。得與任公同游。亦決非常鬼矣。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為。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涼。忽隱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千古廟中。呂語諸惡少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眾共褫衣沓踞。俄電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

果不謬。呂大憲欲提妻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褲。已隨風吹入河流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滿村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歸。孟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遺回祿。無屋可棲。乃先期返。呂不知而構此難。後妻夢呂來曰。我尊重。當永墮泥犁。緣生前事母尚盡孝。冥官檢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後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屋上跳擲數四。奮然去。

獻縣周氏僕周虎。為狐所媚。二十餘年如伉儷。嘗語僕曰。吾鍊形已四百餘年。過去生中。於汝有業緣當補。一日不滿。即一日不得生。天緣盡。吾當去耳。一日驟然自喜。又泣然自悲。語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緣盡當別。已為君相一婦。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備禮。自是狎昵燕婉。逾於平日。恒形影不離。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別。虎怪其先期。狐泣曰。業緣一日不可減。亦一日不可增。惟遲早則隨所願耳。吾留此三日緣。為再一相會地也。越數年。果再至。歡洽三日而後去。臨行嗚咽曰。從此終天訣矣。陳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餘惜福者當如是。劉李箴則曰。三日後終須一別。何必暫留。此狐鍊形四百年。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臨事者

不當如是。余謂二公之言。各明一義。各有當也。

獻縣令明晨。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儒學門斗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斗返報。明為惛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為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昔在會城。李公曾談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鄰村一媼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

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媼一生無利己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為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此心，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媼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閹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踉蹌，鋒稜頓減。王徐顧笑曰：「怪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帶，促命即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然乎？」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勑谿狀，突狂雷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脇而出。其夫亦為雷焰燔燒，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顧婦尸哭曰：「我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燈掩淚而已。何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一也。無雲和尚，不知何許人也。康熙中，掛單河間資勝寺，終日默坐，與語亦不得。一日忽登禪牀，

以界尺拍案一聲。泊然化去。視案上有偈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於楊。

甯波吳生。好作北里游。後暱一狐女。時相幽會。然仍出入青樓間。一日狐女請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見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應念而至。不逾於黃金買笑乎。試之。果頃刻換形。與真無二。遂不復外出。嘗語狐女曰。眠花藉柳。實慙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終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聲色之娛。本電光石火。豈特吾肖某某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豈特某某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來名姬艷女。皆幻化也。白楊綠草。黃土青山。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握雨携雲。與埋香葬玉。別鶴離鸞一曲。伸臂項耳中間。兩美相合。或以時刻計。或以日計。或以月計。或以年計。終有訣別之期。及其訣別。則數十年而散。與片刻相遇而散者。同一懸崖撒手。轉瞬成空。倚翠偎紅。不皆恍如春夢乎。即夙契原深。終身聚首。而朱顏不駐。白髮已侵。一人之身。非復舊態。則當時黛眉粉頰。亦謂之幻化可矣。何獨以妾肖某某為幻化也。吳洒然有悟。後數年。狐女辭去。吳竟絕跡於狎游。

交河及孺愛。青縣張文甫。皆老儒也。並授徒於獻。嘗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間。去館稍遠。荒涼閑寂。榛莽翳然。張心怖欲返。曰。墟墓間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間

何得有鬼不聞阮瞻之論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釋氏之妖妄。因聞發程朱二氣屈伸之理。疏通證明。詞條流暢。二人聽之。皆首肯。共歎宋儒見理之真。適相酬對。竟忘問姓名。適大車數輛遠遠至。牛鐸錚然。老人振衣即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無鬼之論。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談。今將別。謹以實告。毋訝相戲侮也。俯仰之頃。歛然已滅。是間絕少文士。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歟。

河間唐生。好戲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謂唐嘯子者是也。有塾師好講無鬼。嘗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語耳。唐夜洒土其窗。而鳴鳴擊其戶。塾師駭問為誰。則曰。我二氣之良能也。塾師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達旦。次日。委頓不起。朋友來問。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為。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拋擲瓦石。搖撼戶牖。無虛夕。初尚以為唐再來。細察之。乃真魅。不勝其騷。竟棄館而去。蓋震懼之後。益以慙恚。其氣已餒。狐乘其餒而中之也。妖由人興。此之謂乎。

天津某孝廉。與數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輕薄。見柳陰中。少婦騎驢過。欺其無伴。邀眾逐其後。嫚語調謔。少婦殊不答。鞭驢疾行。有兩三人先追及。少婦忽下驢。軟語意似相悅。俄某與三四人追及。審視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騎。是日亦無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訶之。妻嬉笑如

故某憤氣潮涌。奮掌欲擗其面。妻忽飛騰驢背。別換一形。以鞭指某數曰。見他人之婦。則狎褻百端。見自己婦。則恚恨如是。爾讀聖賢書。一怒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耶。數訖徑行。某色如死灰。殭立道左。殆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德州田白岩曰。有額都統者。在滇黔間山行。見道士按一麗女於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額急揮騎馳及。遽格道士手。女噉然一聲。化火光飛去。道士頓足曰。公敗吾事。此魅也。媚殺百餘人。故捕誅之以除害。但取精已多。歲久通靈。斬其首則神通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縱之。又貽患無窮矣。釋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澤麋林鹿。剽其牙者。幾許命也。匣其匕首。恨恨渡溪去。此殆白岩之寓言。即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吏自以為陰功。人亦多稱為忠厚。而窮民之賣兒貼婦。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長者乎。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積。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間。廟二吏持簿對算。其一曰。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沈思間。其一曰。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童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為誰。亦不知為誰銷算。俄有小妓翠雲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藥備至。比愈。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